Globethics Repository



韩大伟：《西方经学史概论》[David B. Honey. The History of Western Classical Scholarship]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Xue Lijie
Publisher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Instutite of Comparative Scripture and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11-06 17:36:27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6807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cripture 4 (2014): 349-358
Copyright ©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ISSN: 2225-6474

【美】韩大伟:《西方经学史概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

David B. Honey. *The History of Western Classical Scholarship*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2)

经学历来是最为重要的学术研究之一,如果哲学属于思想逻辑的生发,经学则更有其广泛的意义。通过与古代经典的沟通,进而在当下的思想中产生现实的影响,经学成为一个特定族群中文明的承载与延续者。现代学术视野早已超出一个民族、一种文明的范畴,在当代多元文明的相遇中,经学必然也要以比较的视角超越其在一种文明中的封闭。因此当代经学研究不能仅仅谈论一种经典或某种特定文明中所传承的研究方法,经典只有在互读中才最有可能开出新意,到达其所意想不到的妙境,比较的经学理论也或成为当代经学研究的题中之义。韩大伟(David Honey)是美国杨百翰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南京大学名誉教授,其研究专注于西方汉学史与中国岭南文学史。他的《西方经学史概论》即是通过观照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经学理路来介绍以希腊罗马经典为核心的西方经学学术史。

韩大伟教授所言的经学在此书中具体体现为“古典学”,泛指古代希腊、罗马文学研究。“‘经学’一词指古典文学之文献学研究,研究其整理、校勘、传承。经学史则明示发明、利用、师承此等研究方法。”因此,韩大伟教授的经学虽然比附于中国经学,但具体而言主要是指中国传统研究中的小学。就经学的博大

内涵而言，本书的经学是比较狭窄的，其主要内容是西方古典文献的校勘、整理与注解等“小学”研究的传承史。

在第一章中，韩大伟教授以中西比较的视角界定了其经学的定位。他以中国经学为标准，来界定中西经学都可符合的定义。在西方文化中，经指的是“标准”、“法”，在西方传统当中主要是 Canon，它具有一个法定的过程，代表是《圣经》，其他的文学思想典籍也能在历史的传统中成为经典（Classic）。本书指出中国的经有四种说法：一是“五常说”，与五行相对，即五种常道；二是“专名说”，特指儒家的五经；三是“通名说”，即书的通称；四是“文言说”，也就是用文言书写的书称之为经。作者在本书中用“文言说”把经界定为古典诗文书籍，即“古代之‘文言’皆可视为‘经’文，狭义则指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学研究，尤其是文献的整理与传授。”由于中国的经本来既有特定典范的意涵，而且佛教、道教的等宗教经典也以“经”来命名，因此“经”就被用作对基督教《圣经》等宗教经典的特指。无论在东方或西方，“经”的内容都有广阔的内涵，例如中国的六艺与西方的“三种学道（Trivium）”等。作者认为西方的经学缺乏意识形态上的大一统，因此最终分化为各自独立的学科。而中国的经学始终统一于社会实践教育的核心文化中，将整个社会思想学科统为一体。在德育的内容上，经典不但是一个文明开创的源泉，同样也始终葆有取之不竭的教育意义，因此东西方文明都应当不断地阅读整理自己的经典，通过经学研究延续继承自己的文化传统。并且，东西方的经典互读也有相互的启发意义。

韩大伟教授在第二章介绍了西方经典的开创人物。中国经典的开创者当属孔子，孔子删定“六经”即是中国经典的开端。在韩大伟眼中，西方文明传统中能与孔子相比拟的只有荷马。不同

于孔子的是，荷马只是经典文学典范的创立者，孔子则有着更加深远的社会政治理想，承担着“治国之道，济世之责”。作者讨论了古代对于荷马史诗的三种主要研究，第一种是“寓言诠释法”，它开始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吟诵诗人，在罗马时代成熟。如上所述，荷马史诗不涉及对社会政治理想的直接言说，用寓言诠释法能够别开生面的挖掘其思想上的内涵。古代用寓言诠释法对荷马史诗所做的研究中，最好的是普鲁塔克（Plutarch）的《荷马的生平与诗歌》及新柏拉图主义者斑岩（Porphyry）的《荷马的疑问》。第二种是“文学批评法”，也就是专注于荷马史诗的校勘整理。对于荷马史诗的记录和编辑也是一个研究的重要方向。因为史诗最初是一种口头文学，它的记录成书是其形成后世影响的一个重要转折。作者讨论了荷马史诗的口头叙述创作、漫长的传授和最终形成文字记载的过程。他研究了希腊文字的发明史，由此可说明荷马史诗呈现为文本的大概时间，荷马史诗形成文本为古代学者进行批评性的研究提供了可能。韩大伟教授在荷马之外，还介绍了其他古代希腊、罗马的作家。希腊文作家中，赫西奥德（Hesiod）的《工作与时日》是一部反映平民生活的作品，狄摩悉西尼（Demosthenese）是一位具有卓越演讲能力的作家。欧里庇德斯（Euripides）、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是公认的三大悲剧家。米南德（Menander）、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是著名的喜剧作家。经典文学当中还有诗人品达（Pindar）的诗篇、哲学家柏拉图的对话录、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拉丁文学方面，韩大伟教授讨论了维吉尔（Virgil）和西塞罗（Cicero）。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是一部伟大的史诗，它受到了荷马史诗的影响，延续了史诗文学。西塞罗的言说和书信对于后世也有深远的影

响，其行文风格成为后世文学上的典范。

西方的经学开始于大约公元前四到二世纪，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成为经学肇始的发源地。韩大伟教授在第三章的“经学时代”介绍了从经学开端时期到中世纪之前的主要经学家。泽诺德特斯（Zeonodotus）是历史上第一位亚历山大城图书馆长，他是第一位纯粹的荷马学术研究者，进行荷马文献的整理。亚历山大城图书馆藏书丰富，这使泽诺德特斯得以拥有经学研究的丰厚优势。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主要是对荷马著作的编辑，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校勘版本，选择出最佳的善本。第二，分析异文，他对文本中错误的词语或短语加以符号标明。第三，修订原文，对文本有句子的排列和词语的修改。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专注于诗歌的雕琢，在文献研究上，他为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藏书编写书目，对作者、书名和体裁进行了目录学的划分整理，编撰成有 120 卷之多的《目录》，并创造或借用了许多目录学的专有名词。在《目录》中，他对每一作者撰有简短介绍，有些著作配以分析、评价。阿普罗涅斯（Apollonius of Rhodes）是卡利马科斯的学生，他在《驳泽诺德特斯》一书中讨论了荷马的版本与措辞、诠释等问题。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是西方经学史上的转承人物，他有四个方面的贡献：一是对古文献校本的整理勘定，内容涉及史诗、抒情诗、戏剧等三方面的校本，并且研究细致严谨，对怀疑的原文使用校勘符号进行标注；二是整理古代抒情诗人著作，他对抒情诗按照节奏单位进行格律划分；三是编写辞典，他编写了《词典》一书，其中词汇的分类主题广泛，内容涉及古字、新字、方言、僻字、俗字和难字等；四是他在《名单》一书中编写了代表性的作家名单。阿里斯塔克（Aristarchus of Samothrace）是阿里斯托芬的学生，他基于以前的校本加上自己

的意见形成专勘。

当时的经学研究按照地域可划分为亚历山大城、帕加马和罗马。亚历山大城和帕加马之间以阿里斯托芬和马鲁斯的克拉特斯（Crates of Mallus）为代表有学术上的争论，韩大伟教授将两地学术派别的争论比附于中国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争议，前者似古文经学，重文献的整理和训诂注释，后者似今文经学，借助斯多葛学派的寓言诠释法，发挥其微言大义。罗马本土的文献学家代表有艾黎优斯·斯替娄（L. Aelius Stilo）、瓦罗（Varro）、普罗布斯（Probus）等。

第四章“经学过渡时期”，韩大伟教授介绍了从罗马帝国陷落至文艺复兴之前的中世纪时期的文献研究，其特点是重视理论上的解释，采用新柏拉图主义的寓言诠释法和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建构精妙抽象的理论。本章除了介绍中世纪初期的辛普里丘（Simplicius）、波伊提乌（Boethius）与阿尔昆（Alcuin）以及他们分别在经典文献编注诠释、哲学与教育上的贡献之外，还分别介绍了中世纪在加洛林文艺复兴、拜占庭学术研究与中世纪哲学三个方面的学术史。加洛林文艺复兴指的是公元八、九世纪法兰克帝国学术文化的复兴，主要贡献有拉丁文小写字体的使用，拉丁文的统一规范。拜占庭的学术研究主要围绕基督教信仰展开，注释家普罗克洛斯（Proclus）认为柏拉图的哲学智慧来自于上帝的灵感，因此他以寓言诠释法梳理柏拉图著作的微言大义。十一世纪的迈克尔·瑟勒斯（Michael Psellos）与十二世纪的约翰·责兹（John Tzetzes）也都是以寓言诠释法进行经典文学的诠释。八世纪的圣像破坏运动也是出于信仰上的争端，但其客观上促进了文献的鉴定。圣像破坏运动后的伏提忧思（Photius）撰写的《读书札记》记录了自己的读书心得，对于研究经典文学史贡献很大。

经院哲学是兴盛于基督教学院中的学术活动，韩大伟教授将其分为两种不同的意识模式，即“以信心为中心的神秘主义”和“以思考为中心的唯理论”，在这种框架下，他介绍了阿贝拉尔（Peter Abelard）、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以及天使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等。

西方经学复兴于文艺复兴时期，它是一个由文学到经学的传递过程。韩大伟教授在第五章阐明了西方经学在文艺复兴时期重新兴起的历史。文艺复兴开始以意大利为中心，逐渐向欧洲北部发展，其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囊括了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有彼特拉克（Petrarch）、薄伽丘（Boccaccio）、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洛伦索·瓦拉（Lorenzo Valla）、安杰罗·波利齐亚诺（Angelo Politian）等。作为诗人，彼特拉克的主要贡献在于文学创作，并且效仿古典作家，推动了古典文化的复兴。彼特拉克对于文献学也有贡献，他在读书的同时会在页边写下自己的训诂，他还积极地搜寻各种古代的抄本。彼特拉克的朋友薄伽丘也投身于文学创作，他卓越的文笔引领当时的拉丁文学，并促进了古典文学的传播。波焦·布拉乔利尼的贡献是古代抄本的收集，洛伦索·瓦拉则以拉丁文语言学家的身份推进了拉丁文文法学，并且通过语言学辅助古代文献的鉴定。安杰罗·波利齐亚诺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文献学家，他的校勘能力非常突出，其《杂记》一书中汇撰了他训诂校勘的精华，涉及语言学、年代学、考古学、翻译学和校勘学等诸多学科，包含着文献研究的各个方面。韩大伟教授还介绍了荷兰的伊拉兹马斯（Erasmus）注重德育的圣经研究、法国的斯卡利杰尔（Scaliger）与卡索邦（Causabon）在文献研究上的通学才能、英国的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 Benteley）与理查德·波森（Richard

Porson）的古典文献学。

现代西方经学以德国经学的兴盛为代表，韩大伟教授在第六章论述了十八至二十世纪的德国经学史，其中最为著名的三大经学家是温克尔曼（Winckelmann）、沃尔夫（Wolf）和维拉莫威兹（Wilamowitz）。对于古典艺术的研究，温克尔曼主张效仿古希腊的价值与典范，认为“效法”胜于“创意”，他所写作的《古代艺术史》对德国近代学者影响很大，他所倡导的艺术标准也深刻地影响了欧洲近代的浪漫主义。沃尔夫所引导的经学研究则是以古代通学为核心的，所谓古代通学指的是“为了正确诠释和充分欣赏古代经典文学，学者必须采用最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最先进的的研究手段来梳理研究对象所处的物质和精神环境，进而将考古学、建筑学、钱币学、铭文学、经济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等诸多学科都纳入以往仅限于文学与艺术的传统经学研究范围之内。”维拉莫威兹是德国经学研究的高峰，他的研究大大超越于前人，其研究对象除了抄本还包括“古代的训诂、传注和文法书有关版本的证据”，能够将版本追溯到作者原本。维拉莫威兹认为小学的研究只是工具，更重要的是对文本的诠释。他培养的众多学生由于二战流亡到欧美各地，对整个西方的经学研究有着源流上的影响。

最后一章，作者介绍了当代经学研究的新取向，一是新理论的运用，二是新出土文献的整理。其中新理论的应用讨论了“表演的礼仪”，也就是基于礼仪的理论来诠释礼典真正的意义，其研究透过礼仪表面的动作语言等描述，深入到社会文化政治的象征性内涵中，例如利用社会记忆的理论，研究特定文明如何通过礼典传承其文明价值。韩大伟教授还介绍了受新理论影响的西方汉学和中国的现代礼学。对于新出土文献的整理介绍了三个主要

的工程：俄克喜林库斯（Oxyrhynchus）、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和纸草卷的别墅（The Villa of the Papyri）。

韩大伟教授的这本著作试图以比较视角，在观照中国经学研究的情况下，介绍西方经学的发展史。作为一本入门性的经学概论史，其涉及范围广阔，内容全面，非常值得经学研究者与学生阅读。虽然本书有诸多优点，但其中仍不免存在一些瑕疵与值得商榷之处。首先，由于作者直接使用中文写作，却又并不完全生存于中国当代的学术环境中，因此在一些术语和人名的翻译上与当下流行的标准译名多有出入。其次，经学本身具有深广的内涵，就中国经学而言，既包括汉学也包括宋学，以及清代小学，而西方经学由于社会宗教的影响，经学一词更有偏重于神学、哲学等思想内涵的意味。韩大伟教授本书仅将经学限定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尤其是小学，鄙人认为使得经学的内涵大打折扣。所以，如果要以经学史为主题进行写作，对于经学的深厚内涵就不得不加以呈现，并且经学史的论题范围也需要在更为广阔的视域下加以澄清。

薛立杰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中国

XUE Liji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sollijy@gmail.com

摘　要

经典既是一文明的火种，也是文明传统传递的载体，因此有学术就有经学，经学对于文明传统的重要性无出其右者。经学自古即是中华文明中最重要的学术研究之一，而当今世界的多元文明相遇给了我们一个东西方经学比较研究的机遇。韩大伟教授的《西方经学史概论》便是在观照中国传统经学的视角下对于西方经学史的介绍，本书涉及了从西方经典开端时期直到现代的经学史研究，但作者对经学的定义偏重于经典文学以及“小学”研究，因此与真正意义上内涵深广的“经学”尚有一定差距。

关键词：经典、经学、比较研究、经学史

Abstract

Classics are both the seed of one civilization and the carrier of civilized tradition. So scholarship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Classics. In terms of civilized tradition, no area is more important than classical scholarship. For Chinese civilization, classical scholarship is the most important academic area. The encounter of multiple cultures in modern times provides a chance to study classical scholarship of Europe and Chin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The History of Western Classical Scholarship* of Prof. Honey gives us an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classical scholarship in the light of Chinese classical tradition. It covers the whole history of Western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Western Classics to the modern era. However, the author devides classical scholarship into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textual studies. So there is quite a gap between the classical scholarship of this book and true classical scholarship which has profound implications.

Keywords: Classics, Classical Scholarship, Comparative studies,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